



《半夏花开》

作者:绿萍 出版:海峡文艺出版社 时间:2023年3月

独自坐在古城的春天里

——绿萍《半夏花开》序

萧春雷

我与绿萍只匆匆见过一面。那天去泉州与朋友泡茶聊天,她听说也来了,带着我几年前出版的一套“中国的掌纹”(三册)著作,请我签名。印象中她瘦弱,文静,说话轻声细语,是一位小学老师,但已经在《散文》《散文选刊》《福建文学》等杂志上发表了散文。她说自己正要出一本散文新著,希望我能看一看,写个序。

近年来我转向人文地理写作,远离了“文学散文”,遇到这种约稿通常是推托。想到素昧平生,茫茫书海中,她偏偏买了我的《人文地理散文集》,是难得的知音,便答应下来,开始读她的书稿《半夏花开》。

我有些惊异,现在还有人沉住气,在如此纯粹的散文天地里悠游。她的文字仿佛空谷幽兰,从容不迫地感应着地气与节令,徐徐绽放,自开自落。我仿佛看见了一位心细如发的女子,日复一日,沉浸在闽南独特的街巷、大厝、宫庙、南音、山水、草木和海风之中,专注于个人的隐秘感受。她的散文里,没有荡气回肠的历史传奇,没有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也没有撕心裂肺的灵魂拷问,偶尔涉及慷慨激昂的场景,也化为轻轻的一句“天凉好个秋”。

绿萍说自己喜欢草甚于喜欢树,因为草更卑微、内敛、顽强。山里最多的是狗尾巴草,她称赞它们气质超凡,“初夏窜出的长穗茎,好似挺拔的芦苇秆……清风过处,黑色的结籽不经意地落了又长,长了又落——没完没了地呆在山里,也是一生”。她又说,草连开出来的花也是谦卑

的,中规中矩,波澜不惊,“像极了这个村庄里所有女儿的模样,一身的色素淡,或白或黄,几乎没有爱上大红大紫的。她们说着一口泼辣辣脆生生的方言,笑起来的样子诚实好看”。

在我看来,作者绿萍也是一株草本植物,紧贴大地,天幕低垂。20多年的教书生涯让她十分知足,说:“生活的安定真是太重要了,它使一个人在终日的奔劳中有了光的方向和温暖。”当然,她并非山间野草。虽然在惠安乡下祖父家、外婆家的童年经历留给她许多回忆,但成年之后,她一直安逸地居住在“三线小城”泉州。泉州,众所周知,是宋元时期东方第一大港,也是今日福建经济发达的地区。因此,她的世界里,不止有南亚热带繁茂的自然风物,还有斑驳陆离的古代废墟、光鲜亮丽的现代都市。在无限的轮回中,这一次,她变成了古城里的一株草,市声嘈杂,但她只在意自己的前世今生。

散文有两种:一种是描述外在的广大世界,诸如王朝兴亡,人世沧桑;一种是记录个人的内在心灵,“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绿萍的散文属于后者,以自我为素材,记录个人在生活、工作、旅游中的见闻和感受。“一个人坐在春天里,等待一场雨的到来,听一只鸟的绝唱,这个春天便充实了。”她这样说。

绿萍观察力敏锐,感觉独特。小时候开学,祖父会用毛笔在她的书本上写下姓名,简体的“丽”字下面还要加个“鹿”字,她发现繁体字一个个“宫殿般严密叠级”。

祖母弓着背扦插薯苗,在她眼里,“佝偻的身影像一颗小巧的汗珠,一下一下地投向大地”。家人围坐在油灯下闲谈,夜深,“外公拴上眼皮一般疲惫欲睡的两扇木门,吹灭了最后一朵跳动的火苗”。裹小脚的太祖母出门时踩一双高齿木屐,足足有10公分高,她写道:“像踩着两只小船一般,轻巧地驾驭着它们,走出西屋,穿过厅堂,在正大门的槛上稍稍作一个短暂的停顿,又继续发出咄咄——哒哒——的声响,走向院子。”——直到民国年间,闽南女子还穿着高齿木屐上街,很多文人描写过,都没有这般生动传神。

绿萍喜欢读《世说新语》、苏轼和明清小品,她的散文也追求一种优雅、隽永的风格,讲究诗心和意境。这种写作的危险在于,因为注重个人感受、雕琢语言,作品难免走向精致和唯美。我注意到,书中《痕迹》《树下》《夜行者》《游移的花朵》等一些长篇散文正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将众多异质的素材杂糅成文,拓展散文的宽度,让作品更具分量。

写作,对于每个人有不同的意义。绿萍说,她喜欢散文,是因为散文最能彰显个性,“一篇散文后面往往站立着一个真实鲜活的人”。那么,她真正着迷的是人生。人生在世,我们这具短暂的血肉之躯,在世行走、生活、邂逅、相爱、离别和怀念,体验着种种不可思议的生命激情,将这些转瞬即逝的感悟著成锦绣文章,能够重温和传播,也许就是写作的原初本质。显然,这也是绿萍迷上写作的原因。

新著序跋

微书评



●韩东著:《狼踪》。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
尝鲜。很多篇都喜欢。比如《对门的夫妻》《临窗一杯酒》。细想来,韩东的小说跟他的诗一样,都是在平淡中敲骨吸髓,最后空荡荡,宛如一块白布。韩东的诗还时常予人慰藉(未尝不是故意留下的错觉),他的小说更严酷。
(李万峰)



●[法]阎雷著:《昨天的中国》(增订珍藏版)。贵州人民出版社,2023年5月

法国摄影家阎雷行走中国数十年的结晶,近300张照片,见证1985年—2000年转型期的日常变化。全书分了“昨天的故乡”“昨天的我们”两个部分。阎雷说:“照片就在那里,会自己讲述自己的故事。”
(赤羽)



●张明扬著:《入关》。新星出版社,2023年4月

从辽人集团角度看明亡清兴那一段历史。一个观点很有印象,以前历史书都说后金以弱胜强,其实大明很早就处在了劣势,任谁也改变不了王朝的更替。
(水蛙)



●[荷]杜布拉夫卡·乌格雷西奇著,刘伟译:《狐狸》。北京日报出版社,2023年5月

难以定义的实验式写作,从不起眼的文学史注脚到虚实难辨的准自传,穿梭于复数世界之间,小说家形如狐狸,既躲藏又寻觅。如果不纠结于文体,当作一部文学人生反思录来阅读,不失畅快轻盈。
(殷顽民)



●[美]厄休拉·勒古恩著,夏笳译:《我以文字为业》。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5月

68篇散文,一部思想自传。勒古恩科幻小说家的主体身份和自觉性,让她的演讲,书籍导读和书评都有一种连贯性。书本身做得也真是漂亮,“卷首玉照”充满知性美。
(拉维克)

(艾秋水 整理)

《量子物理如何改变世界》

作者:[意]卡洛·罗韦利 出版: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 时间:2023年4月

作者是享誉世界的意大利理论物理学家,被誉为“下一个史蒂芬·霍金”。他的《七堂极简物理课》《时间的秩序》等作品畅销全球。本书谈论的主题从量子纠缠到多重宇宙,经典物理世界崩塌后,如何以量子理论重新阐释我们存在于宇宙之中。

将目光投入深渊

种能解释所有棘手事实的想法,并构建了量子力学的数学结构——“量子论”。这一理论的发明也许是有史以来伟大的科学革命。这位青年的名字是沃纳·海森堡(1901—1976)。这本书要讲的故事,便是由他开启的。

量子论澄清了化学的根基,解释了原子、固体、等离子体的运作方式,解释了天空的颜色、大脑内部神经元的构造、恒星的运动、星系的起源……世界上成千上万个方面的问题。从电子计算机到核电等科技的根基也是量子论。工程师、天体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每天都在运用量子论。量子论的基础知识已经成了高中课堂的必修知识。量子论从未出错。它是现今科学的有力心脏。但它神秘莫测,还有些许令人不安。

量子论打破了世界是由沿固定轨道运动的微粒组成的这一我们原有的现实图景,却没有说明,若非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认知这个世界。量子论的数学计算并不描述事实,它不会告诉我们“何物存在”。在量子理论的视角下,相距甚远的物体之间似乎有着魔法般的联系。物质被奇诡的概率波替代。

任何一个停下来问自己,量子论究竟告诉了我们关于真实世界的什么事情的人,都仍然满怀迷惑。尽管爱因斯坦预见

的一些想法将海森堡引到了正确的道路上,但他终也没能完全消化理解它们;20世纪后半叶伟大的理论物理学家理查德·费曼也称没有人理解量子。

然而,科学就是如此:科学是探索全新的思考世界的方式,是不断推敲质询我们现有的概念的能力,是那敢于反抗权威的、批判性的前瞻性力量,这力量有能力改变其本身的概念根基,从零开始重新描绘世界。

量子论的奇怪之处令人迷惑不解,但同时,它也为我们开辟了全新的认知现实的视角,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比从单纯的物质主义视角看到的、由空间中的粒子构成的现实更加深刻微妙的现实。这是一种由关系而非物体构成的现实。

量子论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思路来重新思考宏大问题,比如现实的结构、经验的本质、形而上学,或许甚至还有意识的本质。上述问题都是科学家和哲学家们热烈探讨的,也是我在本书中要谈论的话题。

在荒芜、偏僻、北风肆虐的黑尔戈兰岛上,沃纳·海森堡揭开了挡在我们与真相之间的那道帷幕,而帷幕之后却现出了一道深渊。本书要讲的故事,就从海森堡萌生想法的这座岛屿开始,随后将从现实的量子结构的发现逐渐扩展到探讨范围更宽广、更为开放的问题。

畅销书摘



我和卡斯拉夫坐在离海几步之遥的沙滩上。我们热烈地交谈了数个小时。一次研讨会的下午休息期间,我们来到了香港的南丫岛。卡斯拉夫是量子力学领域的知名专家。他在研讨会上展示了对一个复杂思想实验的分析。从密林边缘的小径到沙滩,随后再到海边,我们就此实验进行了反复讨论。最后我们的想法基本达成了一致。在沙滩上,我们看着大海,沉默良久。真是难以置信,卡斯拉夫喃喃道,人们如何能够相信?就好像现实……从未存在过一样……

在量子领域,我们已经走到了这一步。一个世纪以来,这一领域不断涌现出举世轰动的科学成果,还赠予了我们当代科技,为整个20世纪物理学提供了根基。认真回顾这一科学最为成功的理论,我们会不由得感到惊讶、困惑、难以置信。

曾有过那样一个时刻,世界运行的基本原理似乎非常清楚:形形色色的事物归根结底好像都是由物质微粒构成的,并只受寥寥几种力的驱动。人类曾一度认为“摩耶”的面纱已被揭开:认为自己彻底看透了现实的本质。但这一状况未能长久,因为许多事实与理论不符。

直到1925年夏天,一位23岁的德国青年来到北海上一座多风的岛屿——“圣岛”黑尔戈兰岛,度过了一段坐立不安的孤单日子。在这座岛屿上,他发现了一